

做大生意，几千年来都是这套玩法。

2
谋势

大生意人

一个私盐贩子，如何在夹缝中翻云覆雨、扶摇直上，成为通吃政商两界的清朝首富？从他的这套“玩法”中，读懂中国传统生意人的至高经商智慧和命运玄机。

长篇小说



赵之羽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快读

014036800

1247.5

3611

V2

大生意人

在中国做大生意，几千年来都是这套玩法。

一个私盐贩子，如何在夹缝中翻云覆雨、扶摇直上，成为通吃政商两界的清朝首富？
从他的这套“玩法”中，读懂中国传统生意人的至高经商智慧和命运玄机。



北航

C1724918

赵之羽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1247.5

3611

V2

0088804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生意人. 2/ 赵之羽著. --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4.

ISBN 978-7-5399-7263-3

I. ①大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0329号

书 名: 大生意人. 2

著 者: 赵之羽

责任编辑: 姚 丽

特约编辑: 王 澍

策 划: 快读出版 010-84775016

版 权: 快读出版

封面设计: 快读出版
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: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: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: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9.5

字 数: 338千字

版 次: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399-7263-3

定 价: 36.00元

出现印装、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647877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《大生意人3》即将出版，精彩值得期待！

内容预告：

京商与晋商的暗战一触即发，古平原却被派遣到了千里之外的真正战场。一个比“大典妻”棘手百倍的任务、一个比王天贵狠毒百倍的人物正等着他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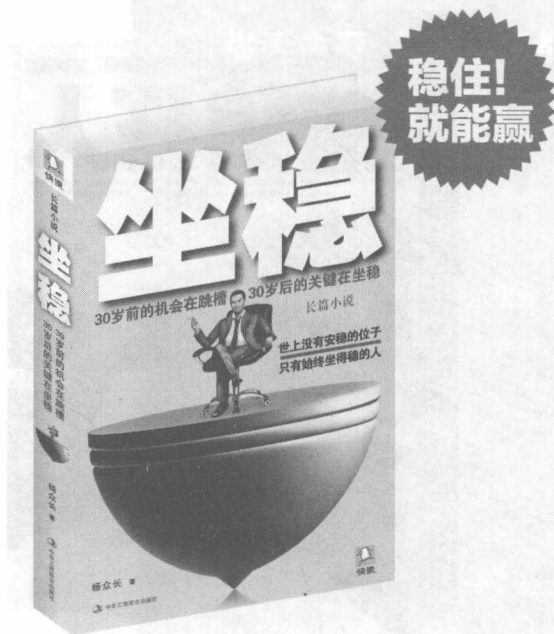
历经几番生死考验，古平原最终得以保住性命回到山西，此时，他发现自己竟已置身京、晋两大商帮以及洋行之间巨大博弈漩涡的中心——各方势力都在设法利用他，他也巧妙地利用着各种力量，与王天贵周旋，与乔致庸结盟，套中设套，斗心斗智，从主张以闻所未闻的“一个铜钱立折子”筹得巨款，到自创“过账法”一举盘活全省资金流通……古平原全盘谋划的局一步步精妙显现，不仅让省内十八家大票号唯他马首是瞻，甚至连远在京城的慈禧太后亦因其一句“票号亡则天下亡”而听从了他。

最终，古平原能从自己一手做出的局中全身而退吗？

《坐稳》

一部置身当代职场角力漩涡最黑最深处、却又始终坐稳的“终极职场权谋小说”

30岁前的机会在跳槽，30岁后的关键在坐稳！



职场即江湖，表面越平静，实则越险恶，而“坐稳”二字，正是身处职场中高层必须掌握的生存进阶智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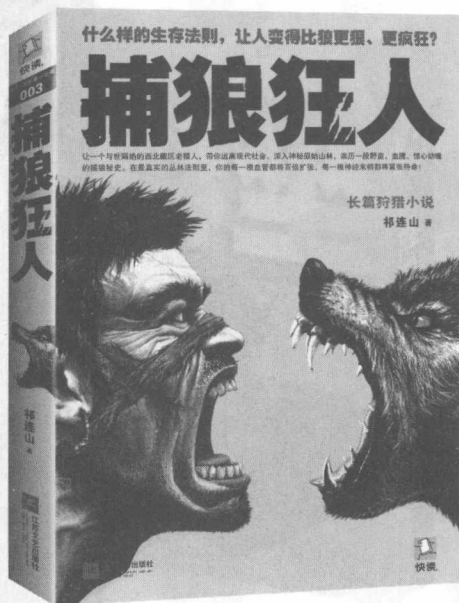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《坐稳》以某驻中国的世界500强公司为背景，从一场小小的人事调整开始，最终演变成一场谁都无法控制的巨大震荡：公司上下，从实权派到实干派，从销售总监到大区域经理，明争暗斗，人人自危。大难临头之际，唯有一个人不动声色，巧妙周旋于各派势力之间，并最终成为最后的大赢家。

与职场小说的作者多为在职白领不同，《坐稳》作者杨众长堪称一位货真价实的“成功人士”，其本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：他曾先后拥有政府公务员、国企高管、世界500强外企高管等多个身份，亲身经历过无数次职场震荡与权力风波而始终稳踞高层，现已功成身退，移居海外。本书即为作者根据其20多年职场高层之亲身经历呕心创作而成。

作为新一代职场小说扛鼎之作，《坐稳》甫一面世，即率先在京沪广深职场人士间迅速走红，不仅在当当网长期稳居排行榜前3名，更被誉为《杜拉拉升职记》之“升级版”，成为当仁不让的办公室抽屉必备读物！

《捕狼狂人》

“小说版《荒野求生》”！一段野蛮、血腥、惊心动魄的捕狼秘史
什么样的生存法则，让人变得比狼更狠、更疯狂？



这是一个在藏区猎人圈中流传甚广却又避而不谈的诡异传言——草原上有一种浑身长着白毛的狼，绝对不能碰，更不能将之猎杀，否则便将世代代遭受到狼群最恶毒的诅咒和报复。

解放前，一个居住在祁连山脚下的猎人，他的祖父曾在一次狩猎中，鬼使神差地误杀过一头白毛狼，诅咒的种子由此埋下。而他的人生果然在诅咒下厄运连连：妻子被强奸、老丈人被土匪活生生剥皮害死直至最终家破人亡……摆脱厄运的唯一出路，就是杀光整个狼群。从此，从旧社会到解放后，从三反五反到改革开放，他不断逃离纷繁变迁的俗世社会和人群，孤身一人穿行于原始荒凉的藏区山林，辗转追击千里，疯狂寻找仇人，一路搏命，赶尽杀绝。

而等着他的，绝不止一群凶残的狼……

翻开《捕狼狂人》，跟随他的脚步，从野兽出没的深山老林到狂野无常的茫茫草原，从风沙漫天的戈壁荒漠到飞鸟不入的无人区，在最真实的丛林法则里，你将身临其境般经历那些从未经历过的生存极限，直面紧张压力下巨大的生命张力和野性本能。



第一章

最放松之时，就是最危险之时

王天贵摇了摇头，眼里有一丝猫抓耗子的神色：“你说错了。这儿不是我家，这儿就是县衙的大牢。”

大牢？古平原疑惑地看看四周，分明是富贵人家的气象，寻常财主家也没有这样的豪奢摆设。更何况方才还送来吃食，牢里岂有这样的珍馐美味？再说王天贵也不是县大爷，方才一通大闹，若说是在私宅也罢了，在大牢岂能无人来管？

· 1 ·

第二章

忍要忍到极致，退要退到彻底

“说白了，你现在好比是一条丧家犬……所以老爷我赏识你，给你一条生路走，让你来我泰裕丰当一条看家护院的家犬。只要你依旧能把在蒙古的本事用出来，那么有我王天贵这把大伞遮在头上，什么风什么雨都吹打不到你。你意下如何？”

古平原毅然一抬头，脸色已然恢复过来，盯着王天贵的双眼道：“我想明白了，愿意做王大掌柜手下的一条看家狗。”

· 25 ·

第三章

花大钱办小事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

古平原在来的路上就已经想好了，其实这件事花上一两个银锭也能办成，但他要的就是这个一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，一下子压倒对方，不仅让这个典史大人无法拒绝，而且还要让他对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如此一来，今后与他交往的路子也就打开了。

· 59 ·

第四章

利益是刃，信誉是鞘

古平原想了想道：“做生意当然要图利，利与信其实是一体。”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利与信就好比悬在腰间的一柄钢刀，利是刀刃，信是刀鞘，有鞘无刃不能生财，有刃无鞘害人害己。你说的那个商人，只怕是刀法好，一柄刀在手中耍得妙，虽不还鞘却也始终没碰到自己身上。但‘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’，有朝一日不留神，砍断了我方才说的那根绳子，再想生财图利，只怕是天方夜谭。”

· 89 ·

第五章

把钱借给最有钱的人

古平原也不多话，只是把银票往前递了递，示意那伙计接过去。

“这、这我得问清楚，咱们不认识，我也没有押头，您肯把钱借给我？”伙计做梦都想不到从天上掉下来个财神爷，而且还伸手要拉自己一把，以为是在做梦。

“你我确是素不相识，但是乔家堡的乔致庸乔东家，我却是久仰了。不凭别的，就凭‘乔家’这两个字，不要说两千两，就是二十万两我也借，而且我连借条都不要。这辈子能把钱借给乔家，也算是咱们生意人的一份面子了……”

· 129 ·

第六章

一副对联背后的玄机

古平原见众人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，笑了笑：“其实也没什么奥妙。我只不过举了两个童生们都能看得懂的典故。对门用利诱，那我就用名动，这两个典故往门上一贴，凡是来我万源当东西的人，就都有了公卿之望。这般好彩头，那些将要应试的童生怎肯不要？”

· 153 ·

第七章

两难的棘手事，古平原谋划两全

“王大掌柜。”古平原神情自若，也把声音压低了，“我的底细你最清楚，性命都捏在你手里，若是开玩笑，不怕自己掉脑袋？”

“那你上哪儿找这五百人？”

“这我不能说，反正只要王大掌柜信得及我有本事，就不妨为我担保。”古平原对眼下的局势可谓是洞若观火，一句话就说到了王天贵心坎里，“我帮陈知县保住这个官儿，还不用您大笔大笔花银子，何乐而不为？”

· 201 ·

第八章

一步步逼到绝境，一招便扭转全局

“你是说你有办法挽回局势，让万源当的买卖重新做起来？”祝晟一字一顿地问道。

“我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，但是……”古平原迟疑一下，“实不相瞒，我要是去给那李东家行礼求情，只不过是丢了面子。而我眼下要做的事情，押上的却是我的一条命，做不成，我这条命也就保不住了……这件事若是成了，万源当不仅能重新把买卖做起来，而且我敢保证，这买卖一定超过城门当，今年万金账上的收益，抵得上过去十年的进项！”

· 233 ·

第九章

将当铺的生意做到全省！

“等一等！”祝晟忽然又叫住他，缓慢地移动身躯走过来，将一只手按在古平原的肩头，清了清嗓子说，“把当铺的生意做到全省去。这件事，只怕全省当铺的朝奉连想都没想过。你居然做到了，果然是后生可畏！”

· 263 ·

第一章

最放松之时，就是最危险之时

王天贵摇了摇头，眼里有一丝猫抓耗子的神色：“你说错了。这儿不是我家，这儿就是县衙的大牢。”

大牢？古平原疑惑地看看四周，分明是富贵人家的气象，寻常财主家也没有这样的豪奢摆设。更何况方才还送来吃食，牢里岂有这样的珍馐美味？再说王天贵也不是县太爷，方才一通大闹，若说是在私宅也罢了，在大牢岂能无人来管？



古平原死到临头还受了一把活罪！

他带着驼队紧赶慢赶在灯节前回到山西，却不料被陈赖子从省城郊外截住，一听说常四老爹为了自己逃出关外的事情已经被抓到牢里去了，他不愿拖累常家，于是主动跟随陈赖子到太谷县衙投案。

陈赖子本来就是个泼皮无赖，专门欺压良善，他早就垂涎常玉儿的美色，方才抓捕古平原时，见常玉儿对他关切有加，心中妒意大起，于是把古平原头下脚上地倒捆在马背上，存心让他受罪。

从太原到太谷路程不近，陈赖子十分可恶，专拣坑洼不平的道路纵马飞驰，古平原被颠得七荤八素，再加上脸对着马屁股，臭气熏人欲呕，到后来实在撑不住胸腹间的那阵烦恶，一张口“哇”地一声吐了出来，这一吐就一发不可收拾，翻江倒海般几乎窒息闭气。陈赖子回头看去，得意一笑，扬鞭跃过一个水坑，古平原重重一颠，天旋地转就此人事不知。

“莫打鼓莫敲锣，听我唱个因果歌。

那闯王逼死崇祯帝，文武百官一网罗。

那闯将同声敲火烙，金银霎时积满河。

那冲冠一怒吴三桂，驱虎逐狼闯大祸。

那贼兵难舍金银窝，马上累累没奈何。

那追兵一路潮涌至，只得山西掩埋过。

那李闯一去不复返，二人架拐掘地得。

那金银一窖留半数，囚徒脱狱方能合。

那生意创立称雄久，全靠文法费嗟磨。

相传是林青两公笔，这桩公案确无讹啊确无讹！”

古平原迷迷糊糊间，听见有人嘶哑着声音在唱歌，又觉得马势一缓，就听

陈赖子在马上喝道：“乔疯子，你他娘的滚一边撒疯去，大道上喝马尿，踩死了你，爷还觉得晦气呢！”

说完，就听“啪”的一声，又传来惊呼喊痛走避不及的声音，想是陈赖子挥马鞭打人。一个同伙解劝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，跟一个疯子计较什么，赶紧把人送到牢里领赏钱是正经。天色已晚了，花月楼的小娘们可不等人，别一个个都出局转局，咱哥几个就落了空。”

“你是惦记着花月楼老七那个骚娘儿吧，看把你急的猴蹦猴跳，要不然你先去花月楼，待会儿我带银子去会账。”

陈赖子是有名的贼不走空，代领赏钱非分走两成不可。那人自然不肯答应，笑着给自己圆场：“我哪里是为自己，听老七说，这几日楼里要进个清水货，刚过二八的清信人，脆生生的水萝卜，大哥就不想去啃两口？”

“呸！瞧好瞧，用嘛……除非我是王大掌柜那样的身家，要知道做花月楼一个清信人，不捧上这个数，那是做梦！”也不知陈赖子比了个什么手势，就听身边人一阵咋舌。

这帮人越说越下作，古平原欲待不听，却苦于双手被缚堵不住耳朵，好在前行不久，一片说笑声中陈赖子已然勒住了马缰绳。古平原耳畔就听这几个人纷纷下马，有人走到近前割断了捆着自己的绳子，古平原扑通一声摔了下来。

古平原一路水米没打牙，此刻脚都是软的，却极是硬气地咬着后槽牙站起身来。他脸上始终遮着眼罩，手也背绑着，觉着有人来推自己，身子一立，说了一声：“慢着！”

“哦？”陈赖子来到近前，似笑非笑地揶揄道：“古掌柜有事？有事儿就快说，待会儿进了衙门，鬼头刀这么一落，再想说话等下辈子投胎吧。”

古平原冷笑了一声：“既是到了衙门口，叫衙役来把我的捆绑松开，换上刑具。”

陈赖子原以为古平原要告饶，憋足了劲儿打算再羞辱他一番，却不料提的是这样一个要求，一时愣了愣，横眉立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自然有道理，不过和你这种人也说不清楚，你叫衙役来！”

陈赖子本就在俊雅不凡的古平原面前自惭形秽，这几句不卑不亢的话更是激得他大怒，从马鞍环上摘下鞭子，回过身来照着古平原狠狠一鞭打下。

“我叫你找衙役，我叫你找衙役……”陈赖子下手一点没留情，古平原穿的那件衣服是在蒙古买的一件狼皮袍，狼皮性韧，加上蒙古人上好的手工鞣制，

鞭子打上去外表并不见破损，但疼痛却是丝毫不减。古平原此刻已然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了，身上火辣辣地疼却毫不退缩，索性张口大喝道：“有官家的人没有？出来一个，衙门口滥用私刑，难道就没人管么？”

陈赖子更是火冒三丈，一脚踹过去把古平原踢倒在地，然后又要发力再打。旁边几人一开始笑嘻嘻看着，此时见陈赖子面目狰狞，眼珠子都红了，晓得不是路数，也怕把古平原真个打坏了交不了差，白花花的赏银变成镜花水月，于是赶紧过来拉手的拉手，拽脚的拽脚，好不容易劝住了陈赖子。

这边也有人过来扶起了古平原，这些人只想拿银子了事，并不想节外生枝，于是埋怨道：“你这人何苦来？平白无故讨一顿打，你以为大枷比绳子舒服？真是自讨苦吃！”

“不是这一说！”古平原忽然身子用力一挣甩开那人，大声道：“古某犯的是国法，自然有官家的刑罚处置，大枷也好，夹棍也罢，都是大清律例里明载的刑具，古某身受也是心甘情愿，却不能受私刑处置。大丈夫可杀不可辱！你们这些小人岂能明白这个道理。”

几人这才恍然，原来如此！不过古平原还真没屈了眼前这几个地痞无赖，在他们看来国法与私刑哪有什么区别，还当古平原发了失心疯。当下不由分说，推推搡搡地把古平原带到了衙门里的一处院落。

古平原蒙着眼睛跌跌撞撞，一路被推着走过了几道门。他心里忽然一动，天下的公堂照朝廷的规制都是一般无二，衙前下马落轿，先要迈象征九重青天的九层阶，大门之后绕过照壁、宣化坊，登上正堂月台，捕到的犯人都要在此下跪待审，然而自己这一路走来却无阻碍。再说衙门是知县正衙，一县之内最是法度庄严之所，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任由陈赖子押着自己来去自如，连个盘问的人都没有。

古平原正在疑惑之际，就听门枢响动，脚下一绊，感觉着好像是进了一间屋子，身后扭着自己胳膊的人放开了手，脚步声退了出去，房门也随即被紧紧关上。

古平原站在地当中，虽是被缚蒙眼却昂首而立，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不过一死而已，只是死前先要出脱了常四老爹一家，然后当堂揭了王天贵不择手段谋人宅院的卑劣行径，最后引颈一刀，黄泉路上走也走得痛快。他想得挺好，越想越是热血沸腾，谁知等了半天并无动静，这让他不免疑惑起来。

此时已是数九寒冬，古平原身处之所却温暖如春，细听还有劈木烧着时不

时噼啪的响声，这就说明此处绝不是正堂所在，然则又是何处呢？古平原心中疑窦暗生，刚试着想张口问一句，忽又觉得无从开口。正在这时，感觉中有人轻轻移步来到自己的身前。

一股胭脂香扑面而来，是个女人！

古平原吃了一惊，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半步，然而面前这人却不避嫌，想是怕他跌倒，竟然伸手将古平原扶住。

古平原不问也得问了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只听一声轻笑，来人一抬手将古平原的眼罩轻轻摘了下来。他戴着眼罩已有许久，乍一睁眼，就觉得眼前灯烛明亮，晃得白茫茫不能视物，好半天才看清自己面前的情形。

这是一间大屋子，栽绒毯上雕花案几，几上朱砂盆种着美人菊，布置得极是富丽堂皇。房内并无旁人，只有一个色态俱佳的女子正在古平原身前不到二尺之地含笑而立，两人几乎是贴身站着。再细看去，古平原更是惊奇，这女子面如芙蓉，眉若远山，口赛樱桃，是个美人这倒罢了，奇的是穿着打扮大不寻常，想是仗着屋内温暖，穿着一件极薄的金丝夹袄，袖子挽起两折，露出如藕般的小臂，腕上戴一只翠镯，元宝领没系扣，敞开处一片雪白肌肤，隐有丘壑勾人视线。

古平原登时一愣，他是个守礼的君子，自幼受教“不欺暗室”。在关外的時候，尚阳堡里有许多做流犯生意的流莺，艳帜一张如罗网，囚犯攒了些铜钱没有不去下三处找姑娘泄火的，就连寇连材那样的老实人也有个相好的妓女叫“莫儿”。

唯有古平原是例外。

他一方面心有隐痛，不时想起老家那位青梅竹马的意中人，另外就是他的老师本是个方正之人，讲史书说到宋徽宗冶游寻妓，与臣下争风吃醋，甚至一首“纤指破新橙”流传千古时，老人家一脸厌恶之色，“亡国之君”如口断铁笔，古平原是历历在目。所以别人都去堂子他不去，别人都找相好的，唯独他能洁身自好。

不过古平原也并非像《西游记》里的唐僧那样，十世修行谨守元阳，他在关外另有奇遇，曾与一个情投意合的女子一夕欢好，领略过男女欢爱的滋味，也知道颠鸾倒凤的美妙，不过这半年来倦倦星霜，凛凛风尘，从没花心思在这上面多想。

此时正在生死关头，一个妩媚动人的女人却与自己独处一室，又如此丰姿冶丽，古平原岂能不奇。看这女子虽不像是良家妇女，但这种事不可以妄自揣度，自己眼看就命在不测，千万不能在死前还做出妨人名节的事情。

于是他又急急忙忙地退了一步，几乎就将后脊贴在门上，如果不是双手还倒背捆着，他就要拉门而出了。

那女子见古平原如此慌张，却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，用一根纤纤玉指点着道：“怎么？我比那黑水沼里的水鬼还骇人么，竟把你这大英雄吓成这个样子。”说话的声音软软柔柔，绵意十足，虽是北地莺歌，却赛似南方燕语。

古平原不过是猝不及防，听她提到黑水沼，顿时冷静了三分，再次上下打量了一眼那女子。女子也不避他的目光，反倒深吸了一口气，将眼神迎了上来。

两个人一时都不开口，房间里的气氛便有些暧昧诡异。到底是古平原心头存着无数疑问，先打破僵局问道：“姑娘，请问这儿是什么地方？莫非不是太谷县的县衙吗？”

女子瞧着他的眼睛，带了点嗔怪的口气说：“你这人怎么重物不重人？”

古平原奇道：“这、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你又不认得我，又不认得这地方，一开口却只问地方不问人，难道说我这个大活人还比不上这四四方方的屋子？”

“哦……”古平原一时哑然，心想我分分钟钢刀架颈，又不是正在悠然取乐，当然要问清楚此是何地，辨一辨情势再说。不过他也知道与对方素不相识，这话要分辨起来没个头儿，只得改容再问：“是我荒唐，望姑娘恕罪。请教你是哪家闺秀？怎么会与我这囚犯共处一室？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这话说起来就有点意思了。”女子这才一笑，走两步来到古平原身前，忽然伸出双手，搂住古平原的腰。

古平原吓了一跳，向后作势一避：“姑娘，你这是……”

她又笑了：“你问了那么多，难道就要双手一直绑着与我交谈不成，让我帮你解了绳索，再说也不迟嘛。”

原来是这样，古平原先是松一口气，可是这女子说来也怪，要解绳子却不容古平原背过身去，反倒如同耳鬓厮磨一般，与古平原若即若离地贴着，胸前鼓蓬蓬的地方不时与古平原碰在一起，一双柔若无骨的手说是在解绳子，却又像是在为古平原揉着暖着手。一个绳扣半天没解开，她仿佛累了一般，将尖巧的下巴搭在古平原的肩上，吐气如兰地喃喃道：“这帮天杀的，哪有捆人捆得这

么紧的，心是铁打的不成。”

别人的心是不是铁打的古平原不知道，自己这颗心可是快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。女子甜腻的声音，柔软的身体，那元宝领里散发出的香气加上一瞥之间隐约可见的浑圆曲线，都直冲人心底最原始的欲望。古平原竭力克制着，可是身体却不听话。那女子紧贴着古平原，想是也察觉了他的变化，脸上浮起一丝满意的笑容。

“哎呀，解开了，真是难为煞人，人家的手都酸了。”女子一声娇嗔，将手伸到古平原面前，“你看，都是为你，勒红了不是？”

其实古平原自己的双手才是被勒出一道深沟，红肿痛苦，不过此时却也顾不上许多，不管怎么说，是眼前这女子为自己解了束缚，当下深施一礼，道了声谢。

按说古平原抱拳施礼，女子便应侧身闪开，只是这女子行事都大出常人意料，她竟不退反进，古平原双手向下一躬，险些就碰到了女子高耸的酥胸。古平原连忙直起身，他接连吃了几惊，觉得眼前这女子肯定不是什么守妇道的女人，还是敬而远之的好，于是向斜刺里走了几步，与女子拉开距离。

“我叫如意。”女子忽然说。

“……”

“我说我小字叫做如意。”女子见古平原怔怔地望着自己，就又说了一遍。

“是、是。”古平原答应两声，心下却愈加困惑。哪有女人初次见面就把自己的小字说予人听？女人的小字向来不出闺阁，有那害羞的女人，连自己的夫婿都不肯轻易告诉。

有一首词传得甚广，词名就叫《美人小字》：“恩爱夫妻年少，私语喁喁轻悄。问到小字每模糊，欲说又还含笑。被他缠不过，说便说郎须记了。切休说与别人知，更不许人前叫！”

连丈夫都不能在人前叫的小字，这“如意”却轻易说予自己，方才还与自己如此的暧昧不清，这其中一定有缘故。古平原原本心思清明，进了县衙要说的话也都一条条想好了，只待大堂上一五一十说个明白，现在却被如意的意外出现搅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不等他想定主意，如意已经袅袅娜娜走向屋中央摆着的一张大理石圆桌。

“古老爷请过来坐，容我细说不迟。”

古平原犹豫了一下，走过来隔着桌子坐在如意对面。这桌面足有一丈合围，

如意见古平原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，倒是一点也不生气。

“二人枯坐无趣，古老爷一路辛苦，想是早就肚饿了，我这儿略备薄酒小菜，还请不要嫌弃。”说罢，如意把双手轻轻一拍，门随即被推开，古平原扭头看去，就见两个丫鬟打扮的女孩子大概是早已等在门外，此刻听到召唤，一盘接一盘地把准备好的美酒佳肴送了上来，每上一道菜，如意便笑吟吟为古平原报上菜名。

如意说得一点不错，古平原一路上水米没打牙，又大呕几次，此刻肚子空如也，饿得就像火烧一样，别说酒菜，就算是雪地里冻实了的馒头，一口也能咬下半个来，更何况如意命人送进的并非是什么“薄酒小菜”。

就见两个人的席面上不一会儿便摆了八热四凉四果盘：“醋椒鱼丸”酸甜开胃、“凤腿鲤鱼”咸香纯浓、“糖烧肘子”糯软柔烂、“九味白肉”蒜香浓郁、“柳叶鸭条”清香怡人、“栗子黄焖鸡”鲜美醇香、“滚油黄瓜”麻辣脆嫩、“炒三色”香脆适口……这些菜道道引人垂涎欲滴，中间一个大海碗更是稀奇。那里面是所谓的“五仙汤”，有海参、鲍鱼、鱼翅、瑶柱、蟹黄这五样海鲜，热气滚滚，香气扑鼻。如意在旁解说，说那熬汤用的是五台山上的雪水，吊味用的是上等的宣威云腿。山西地处中原，能寻到这五道海鲜做羹汤，实在是难得之极。

酒也不差，泥封一启糟香扑鼻，是上好的十年汾。古平原吃过张广发的亏，眼下这形势哪敢沾唇？就连饭菜也并不想吃，奈何五脏神作怪，面对眼前琳琅满目的美食佳肴，他咬着牙挺了又挺，只觉得眼前发花，忍不住就咽了一口唾沫。

如意一直静静看着，眼中带着一丝揶揄之色，忽然开口问道：“古老爷，这么多饭菜竟一口不动，难道是不合意？那我叫下人重做一桌好了。”

怎么会不合意？古平原心里苦笑，话也说得辛苦：“不敢劳烦如意姑娘，我、我、我不是……”

“不是不合口，而是不敢吃，对吗？”如意抢着道：“你呀，出了这个门，一条命就没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就算饭菜里下了毒，反倒是让你留个全尸，莫非饱死鬼不当，想当饿死鬼不成？”

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古平原细一琢磨是这个理儿，死到临头吃顿好的这也没什么不对。心里绷着的这根弦一松，道了个罪，手一伸便把乌木镶银的筷子抄了起来。